



苏联 文艺



中国文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下列期刊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各刊物编辑部编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各地邮局均收订。欢迎读者到当地邮局订阅。

外语教学与研究*	季刊	代号2-130	每期定价0.45元
英语学习*	月刊	代号2-447	每期定价0.11元
法语学习	双月刊	代号2-448	每期定价0.30元
德语学习	双月刊	代号2-449	每期定价0.30元
外国文学*	月刊	代号2-450	每期定价0.45元
苏联文艺	季刊	代号2-451	每期定价0.55元
课外学习	双月刊	代号2-452	每期定价0.25元

加*号者由中国国际书店向国外发行。

苏联文艺（限国内发行）

1980年第1期

（总第1期）

编辑者 苏联文艺编辑部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出版者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印刷者 三二〇九工厂

出版日期 1980年4月25日

本刊代号2—451

定价每册0.55元

写 在 前 面

我们已从一场文化浩劫的恶梦中醒来，进入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新时期。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有必要了解外国，借鉴外国，有分析地学习外国一切有用的东西，大胆地实行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我们反对盲目崇洋，同时也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有比较才能鉴别，真善美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在无菌的真空中决开不出芬芳的花朵。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与借鉴外国文学是分不开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这个名单还可以大大增加——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无不从外国文学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这无疑是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事实。

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的心声总要通过文学——哪怕是十分曲折地——表达出来。历史的长河不会中断，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人类的文化也没有停止发展。毋庸讳言，蜜糖与毒药混在一起的作品是存在的，需要认真加以分析；而那些为穷凶极恶的霸权主义张目的“奇文”也应该拿到阳光下让大家鉴别，以提高善良的人们的警觉。

《苏联文艺》将比较广泛地介绍各种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题材、不同艺术风格的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文学剧本、散文、报告文学、诗歌、讽刺幽默小品等），也将刊载苏联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和优秀的俄国

古典文学作品。它以译介作品为主，同时还将逐渐开辟作家作品评论、作家经验谈、文学回忆录、名著欣赏、文学史资料等栏目。苏联文艺学家有代表性、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也将有选择地予以介绍。

本刊在“双百”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指导下，为文艺工作者、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俄语工作者及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服务。

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但仍有决心努力把这个刊物办好，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我们迫切需要老前辈的指导，诚恳地期待俄语工作者，苏联文学翻译、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的支持；并热烈欢迎有志于苏联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的青年同我们一起来耕耘这块小小的园地。我们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不断提出批评、建议和要求，帮助我们吧刊物办好。

编者

稿 约

本刊各栏均欢迎来稿。

来稿请用有格稿纸誊写（译著请注明原文出处、出版年月、作者原名），并请写明投稿人通讯地址。

五千字以下稿件不退稿。

来稿请寄：北京西郊北京外语学院《苏联文艺》编辑部。

苏联文艺 (季刊)

一九八〇年 第一期

写在前面

Ю·纳吉宾短篇小说两篇

热妮亚·鲁勉采娃 查意楞译 2

别人的心 邓蜀平译 9

В·卢戈夫斯基短篇小说两篇

一串槐花 赵禹译 24

生死搏斗 黎沙译 36

М·左琴科

顾亚铃译

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48

彼得·伊万 51

大城市之光 54

蜜蜂与人 58



产品质量	63
维特的烦恼	65
最严厉的报复	68
一只套鞋	71
关于左琴科	许苏平 74
冤 仇(中篇连载)	A·伊万诺夫 迅 典译 77
是非请人们评说(长篇连载)	A·安德列耶夫 刘 环宇译 94
验收书的签字人(剧本)	A·盖利曼 郭家申译 137
作家谈作家	A·法捷耶夫 君 智译 200
	N·爱伦堡 流 钟译 206
安装工人(版画)	(封二)
《验收书的签字人》舞台剧照	(封三)
封面设计	李 睦
题花设计	陈一清



IO · 纳吉宾短篇小说两篇

尤里·纳吉宾是苏联著名短篇小说家。他的主人公常常是普通人：战士、猎人、儿童、守林人、运动员、教师、拖拉机手等等，但他善于从最普通、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的、惊人的、甚至奇迹般的东西”，表达出对世界独特而新鲜的感受。苏联评论文章认为纳吉宾创作的主旨是“唤醒人，使人从日常生活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苏醒过来，第一次意识到自我，发现自己身上美好的东西，成为比原来更高尚的人”；认为“他的作品体现了保卫人和自然的美的人道主义精神”。

纳吉宾的小说富有生活气息，在细节描写上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技巧；他笔下的自然景观充满活力，寓情于景。纳吉宾的早期作品色调明朗、柔和，抒情笔调和细致的心理刻画相结合，形成独特的风格。他的近期作品风格有所变化，带上了沉思的色彩，往往流露出作家对人生的感受和思考。

我国五十年代曾翻译和介绍过纳吉宾的早期作品。

《热妮亚·鲁勉采娃》写于1962年。作者通过女主人公热妮亚中学生活的片断，刻划出她纯洁美好的心灵和质朴刚毅的性格，描写了她对谢廖沙诚挚无瑕的爱情。她嫉恶如仇、无私无畏；因此后来志愿参军，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也绝非偶然。小说结尾处谢廖沙的内心独白流露出深沉的哀思以及对失去的爱情和幸福的怅惘。

《别人的心》表现了纳吉宾近期作品的特色。小说带有象征的、甚至神秘的色彩，反映了作家对当今世界出现的新问题的思考。科技时代物质生活方式的迅速变化与人的精神发展不相适应，已是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孤独感”、“物对人的压迫”等等。纳吉宾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虽因移植心脏得以死而复活，但医学成就并不能使他的心灵新生。

那颗别人的心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感情，遇见故人故物便会迸射出爱的火花；而主人公始终不过是装着别人的心的躯壳而已。科学技术的进步虽能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甚至能更换人体各个器官，使人的机体获得新的生命力；但却无法更新人的心灵和内心世界——这大概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主要思想。

纳吉宾生于1920年，就学于国立全苏电影学院，卫国战争期间志愿参军上前线，负过伤，后任《劳动报》随军记者。现为《我们同时代人》杂志编委。纳吉宾是位多产作家，已出版数十部小说集，如：《前线来的人》(1943)、《伟大的心灵》(1944)、《生命的种子》(1948)、《制高点》(1951)、《战争的故事》(1954)、《冬天的橡树》(1955)、《石门坎》(1958)、《节日之前》(1960)、《清水池》(1962)、《回声》(1964)、《遥远的和最近的事》(1965)、《夜来客》(1966)、《无敌的阿尔谢洛夫》(1972)、《四月林中》(1974)、《爱之岛》(1977)等。除中短篇小说外，还创作和改编了不少电影剧本，其中三十多部已拍成影片，如《夜来客》、《女人国》、《主席》、《最慢的列车》等。

译者

热妮亚·鲁勉采娃

查意楞 译

我们中学时代最后一天的最后一节课结束了！接踵而来的是又漫长又艰难的各门课程的考试，但课是不会再上的了。再往后就要听大学的课程，参加课堂讨论，开学术讨论会——得用这些成人用的字眼了！要出入大学的讲堂和实验室，中学的教室和课桌再也用不着了。十年的中学生活随着叮零零的铃声度过，如今已经结束，那有些暗哑的熟悉的铃声从楼底下教师办公室里发出，声浪渐渐散开，慢悠悠地传到我们十年级各教室所在的六层楼上。

我们一个个都很激动、兴奋、欣喜，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可是

一想到我们即将由中学生一变而为成年人，甚至够资格结婚，不免又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我们在教室里和走廊上踱来踱去，似乎对走出校门迈进无边无际的新天地有些胆怯。我们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十年已经过去了，而我们似乎话还没说够，学校生活的滋味还未领略够，许多事情还未做完，这一天却突然来临，出乎我们的意料。

敞开的窗外是湛蓝的苍穹，窗台上几只鸽子动了情，咕咕地粗声叫着，空中弥漫着葱茏的树木的芬芳和洒过水的沥青路面发出的气味。

热妮亚·鲁勉采娃朝教室里探了下头。

“谢廖沙，请你出来一下好吗？”

我来到走廊里。在这不寻常的日子里我觉得热妮亚也不同往常。她的衣着象往常一样有些古怪：身穿一件去年就已嫌小、短得遮不住膝盖的连衣裙，外面套一件瘦得胸前扣不拢的毛线衣，里边是一件洗得很旧的白绸衬衫，脚上是一双圆头平底儿童皮鞋。热妮亚一身穿的象是她妹妹的衣裳。她那一头浓密的浅灰色头发用许多发卡和小梳子马马虎虎别住，可还是纷纷散开遮住她的前额和脸颊。有一绺头发不时地垂落在她那短鼻子上，她总是不耐烦地把它甩开。与往常不同的是她脸上透出淡淡的一层红晕，那双时而严肃认真，时而又茫然若失的灰色大眼睛里也闪耀出活泼亲热的光芒。

“谢廖沙，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十年以后咱俩见一次面吧。”热妮亚是素来不开玩笑的，所以我也郑重其事地问道：

“为什么要见面？”

“因为我想知道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热妮亚说着，又把那一绺讨厌的头发甩开。“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喜欢你。”

我一向以为热妮亚·鲁勉采娃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也不会有这种感情。她的生活只有两个内容，一是紧张的共青团的工作（她是我们的团小组长），再就是对于星空的遐想。学习和工作之余，热妮亚所谈的只是星座、地球、轨道、日珥、宇航，除此而外，我从不曾听到她谈过别的。我们同学之中对生活前途有明确打算的人不多，而热妮亚还在六年级时就认准了只当天文学家，决不干别的任何一行。

我与她之间从来未曾有过朋友交情，我们各自在平行班学习，只是在团的工作中有些接触。几年前我因为犯了点错误，差点被开除出

少先队。同学们都袒护我，我总算保住了红领巾。只有热妮亚一个人，她当时还是刚来我们学校的新生，却始终坚持要开除我。这件事影响了我对她的整个态度。后来我才明白，她之所以如此不讲情面，是由于她对人对己都严格要求，而绝不是出于恶意。她这人原本就纯洁无瑕，性格坚毅、真诚，所以希望别人也都这样。我并不是一位“英勇无畏、品德高尚的骑士”，她此刻这番突如其来的表白使我又吃惊又慌张。我暗自回溯过去，想找一找这事的由来，可是找不出其中缘故，除非是那次清池公园之游……

有一次我们打算假日里到希姆基水库去划船。集合地点是清池公园里的大凉亭旁。可是那天从一清早就下起蒙蒙细雨，因此来到集合地点的只有我和巴甫利克·阿尔尚斯基、尼娜·巴雷舍娃，还有热妮亚·鲁勉采娃四个人。尼娜来，是因为她假日在家呆不住，我是为尼娜而来，巴甫利克——为我而来。至于热妮亚为什么来了，我们都莫名其妙。

热妮亚从来不参加我们简单的聚餐会，不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游文化公园和埃尔米塔日公园。我们谁也不认为热妮亚是道学先生，她实在没工夫：她参加了莫斯科大学举办的天文学小组，在天文馆又有活动。我们佩服热妮亚这样专心致志，也就不愿意妨碍她。

我们在街心林荫道上一座如同巨伞般的四面透风的凉亭集合。那雨一会儿大滴大滴飒飒地敲击着地面，一会儿又减弱，化为隐约可见的丝丝无声细雨，但始终片刻不停。灰色的云层在一座座屋顶后面浮动，浓密得看不见一线蓝天。希姆基水库之游分明已经告吹，可热妮亚却仍一个劲儿硬要说服我们去。最后是她破天荒第一次作了让步，放弃了自己所坚持的意见。有什么法子呢，谁叫你那么不走运！她那件绒布短衫的一颗纽扣上挂着一小包夹肉面包。这个小包令人十分感动。热妮亚显然从来不曾想到可以在小吃店、咖啡馆甚至在大馆子里吃早点，而那些地方我们在旅行游览的时候却是常常光顾的。出于对这个小包的怜惜之情，我出了个主意。

“咱们就在这公园的湖上划划船吧，”我指了指冰场更衣室木桩下一只有裂缝的破旧平底船，船头露在木桩外面。“咱们就设想是在希姆基水库划船好了。”

“还可以设想是在地中海呢，”巴甫利克插了一句。

“还可以想象是在印度洋呢！”热妮亚兴高采烈地接茬说。“还可以说是在格陵兰的岸边呢！……”

“咱们会不会淹死呀？”尼娜问道。“那才糟糕呢：莫斯科艺术剧院已经聘请我去试演啦。”

连支桨也没有，我们在岸上捡了两块木板，把船上的水淘干，就开始了环球航行。除了热妮亚，我们之中未必有人对此有兴致。我和巴甫利克无精打采地用木板啪啪打着水面，而热妮亚一路上都在虚构我们的航线。我们途经博斯普鲁斯海峡，穿过苏伊士运河，来到红海上，从这里又进入阿拉伯海，游历了大巽他群岛、菲律宾群岛到达太平洋。

热妮亚那直到今天才流露出来的一片童心既可爱，又感人，可又使人觉得她有点可怜。

“你们看！”热妮亚一边说，一边指给我们看：在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树枝后面是“角斗场”电影院那儿根湿淋淋的阴沉黝黑的圆柱。

“那是棕榈树、藤蔓，还有大象：把咱们送到印度的岸边来啦！”

我们面面相觑。在十七岁这个年龄，我们常常嘴里故意冷嘲热讽，摆出一付满不在乎的放肆样子，以此作为我们那还很脆弱，容易受到伤害的内心世界的保护层；我们不理解，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天真烂漫地暴露自己。

“我们正驶近恐怖的所罗门群岛！”热妮亚以在劫难逃的口气通知我们。

“没错儿！”我们当中心地最善良的巴甫利克顺着她的意思说：

“那些就是当地的吃人生番，”他指着站在蓄水池围墙旁抽烟的一帮清池区的小伙子们说。

我们这次索然无味的雨中航行还在继续。热妮亚不知疲倦地发号施令：“右舵！”，“左舵！”，“升帆！”，“落帆！”她根据星宿判断航向，因为我们的罗盘在暴风雨袭击时报销了。热妮亚趁此机会给我们开了一次天文学讲座，其中我只记得一点，就是赤道以南的星空和我们这里所见的正好相反。以后我们在海上遇难，热妮亚把最后一点干粮分给我们——就是她那几片湿透了的肉面包。我们沮丧地嚼着干粮，而热妮亚这时就给我们讲她多么羡慕鲁滨孙的生活。

我浑身湿透，很累，又叫那块木板浆扎了一手刺，因此我一肚子气。我故意说再没有比《鲁滨孙飘流记》更俗不可耐的书了。

“这本书通篇尽盘算怎么搞到吃的呀、穿的呀、日常用品呀这些琐事。尽是没完没了的食物和废旧物品的清单。好一首赞美日常生活的颂歌啊！……”

“可我认为再没有什么比你所谓的清单更激动人心的了！”热妮亚满眼含着泪花说道。“而且书里有那么广阔的天地、那么多自然景色、幻想……”

尼娜·巴雷舍娃打断了我们的争论，她忽然叫了起来：

“乌拉！前面就到岸啦！……”

“哪儿？哪儿？”热妮亚慌忙问道。

“就在那儿，更衣室旁边，”尼娜平淡地回答说。“好了，总算到了！小伙子们，我冻坏了，非喝一杯咖啡不可。”

热妮亚不知所措地望着我们，两腮泛起红晕。

“好吧，”她毅然说道。“咱们就豁出去大吃大喝一顿吧。”

我们把船划近木桩。刚一上岸就碰上我的老相识和对头利亚利克。这小子近几年来一直胡作非为，蹲过监狱，在劳动教养院呆过。如今他倒长得非常结实，肩膀也宽了。他皱着眉头，摆出一付惯匪的模样。利亚利克逼近我们，用一只肩膀撞了我一下，另一只肩膀撞了巴甫利克，嘴里骂着脏话。凭着他吃过官司的赫赫威名，他知道自己可以肆无忌惮。使我们感到害怕的倒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名声。他拿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劣迹逞威风，来欺侮我们；相形之下我们觉得自己过于单纯清白，反倒成了窝囊废和娇气包了。我们哪里是这个亡命之徒的对手呀！……

“你敢骂人，流氓！”热妮亚高喊了一声：她不知道这个利亚利克是什么人。

利亚利克一听，不声不响地转过身来冲着我们来了。可是热妮亚没等他到我们跟前就把他截住。她伸手把他那顶帽檐破破烂烂的帽子往下一拉，盖住他的鼻子，然后使足了劲朝他胸口猛推一掌。利亚利克一个趔趄猛撞到草坪的护栏上，一个后仰翻过护栏摔倒在草地上。

这一下可露了馅，原来利亚利克也不过是同我和巴甫利克一样的

小伙子，他那凶恶的外表一钱不值。

“你干吗推人？”他可怜巴巴地嘟囔了一句，一边伸手摘掉他头上那顶遮住了眼睛的帽子。

事后我们坐在夏季咖啡座湿漉漉的花条帆布棚下，喝着热腾腾的浓咖啡和清凉的啤酒。热妮亚喝了一大杯啤酒，各式各样的发卡似乎一下子从她那一头浓密的头发里全掉了出来。她满脸绯红，大声地管自己叫酒鬼和不可救药的人。我们有些替她害臊，怕女服务员不肯给我们再拿酒来，因为热妮亚蓬头散发，身上那件连衣裙老是往上缩，盖不住她圆圆的双膝，这模样活象个正在猛长个儿的小女孩，往常她从来不象今天这样。热妮亚还说她甘愿在首次宇宙航行中牺牲，因为要征服宇宙就不可能没有牺牲；与其让其他更有价值的人牺牲，倒不如她去死。

我们明白，她说这番话是出自真心，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心灵高尚；这样一来，我们自然显得渺小了。即使是在酒后高昂的情绪下，我们也成不了这样的人；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是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的。

此后，热妮亚再也没有和我们一起玩。我们多次请她参加我们的聚会，她都因为太忙而推辞了。看来她确实没有时间，她要做的事太多了！那绝无仅有的一次她莫非是为我而来，莫非也是为了我才作了让步，带点傲气而又真心实意地说：“玩不成了！”……

“为什么你以前一直不说呢，热妮亚？”

“说了又有什么意义？你那么喜欢尼娜！”

我怅然若失地问道：

“那咱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面呢？”

“十年以后，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八点在大剧院那排圆柱正中间的通道里。”

“要是那儿的圆柱是单数的怎么办？”

“那儿有八根圆柱，谢廖沙……到那时候我将是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了，”她一本正经、充满幻想而又信心十足地加了一句：“如果我的外貌变化很大，你就凭我那时候的照片来辨认我吧。”

“好吧，到那时我肯定也是个知名人士了，”话刚出口，我就顿

住了：我从未想过我会在某个领域成名成家，甚至连报考哪个系我还没拿定主意呢。“反正我准是乘我的轿车来……”

这话说得多蠢，可是我找不出别的话说。

“那才好呢，”热妮亚笑了。“到那时你就带着我在全城兜风。”

岁月流逝。后来热妮亚在列宁格勒上大学，她的音信我一无所知。一九四一年冬季我急切地多方打听我的朋友们的境遇，打听到热妮亚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就辍学进了航校。一九四四年夏我在军医院住院期间听到电台广播授予空军少校鲁勉采娃以苏联英雄称号的命令。待到我战后回来，才知道热妮亚是牺牲以后被授予英雄称号的。

生活不断向前，有时我会蓦然想起我们俩的约会，快到约会期限的那几天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不安的感觉，仿佛过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为这次会面作准备。

我没有成为曾向热妮亚说过的那种知名人士，但有一点我没有失信：我有一辆“奥别利”车，那是我从一堆缴获的车辆中挑出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来的。我穿上一套新装，驾上我这匹喝汽油的小马向大剧院驰去。倘若我见到热妮亚，一定会告诉她，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犹豫动摇，终于找到了自己生活的道路。我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目前在写第二本书，我对这些书并不满意，但是我相信我会写出好书来的。

我把车子停在广场的小花园旁边，向卖花的姑娘买了一束铃兰，朝大剧院圆柱正中央的通道走去。圆柱确实是八根。我在那里伫立了片刻，然后把那束铃兰送给一个脚穿球鞋，身材纤瘦的灰眼睛姑娘，就驱车回去了……

刹那间我真想令时光停住，好让我回顾自己，回顾逝去的年华，缅怀那个穿一身短小的连衣裙和瘦窄的短衫的小女孩，回忆那条笨重的平底船，还有那洒落在浅黄色湖面上溅起朵朵水花的雨滴，回味那一声兴奋高亢的叫喊：“把我们送到印度来啦！”让我追悔少年时代我心灵的愚钝无知，它轻易地错过了我一生中本来可以获得的欢乐和幸福！

（译自《俄罗斯苏联小说选》，莫斯科1978年版）

别 人 的 心

邓蜀平 译

科斯特罗夫站在窗前眺望医院的院子，实际上他看见的只是院子的一隅：外科大楼泥灰剥落的黄墙，两扇总是锁着的锈铁门；此外，还有一棵纤细的树，在这早春季节依然枝桠光秃。科斯特罗夫不知道这是棵什么树。树后面有道门，看去就像贴在墙上似的；门旁有个翻倒在地的垃圾箱。高悬在上空的，是静谧、平展的蓝色天幕。科斯特罗夫朝院子望了足足有半小时，可眼前的一切仍是那么不可理解、那么生疏。黄墙、铁门、便门，连同那株忧伤的树，都仍然使他感到陌生。大概只有蓝天，犹如一支少年时代听过、似还依稀记得的乐曲，在他心中唤起微弱的回响。他不知不觉已经在按照医生的嘱咐行事，医生对他说：“凡是与您的病有关的一切，您都全部留在医院里，不要带出医院的大门，连我们这些医生您也要忘掉，您对医院的印象、您病中的痛苦、疑虑、恐惧，都统统忘掉。尽管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一切曾经是您生活的主要内容，但已成为过去，今后再不要去想它，别让这些无用的东西增加您脑子的负担。”医生的忠告多么中肯！科斯特罗夫也正是照这番话做的：眼前看到的一切他全不放在心上，对一切都漠然置之；唯独对天空是例外，因为那在医院门外等待着他的天空和在这病房窗口望见的天空是同样的。

是的，他的脑子空空荡荡，已经摆脱了一切思想负担。甚至对救命恩人的感激之情他也置诸脑后了。凭什么他应当感激医生呢？难道只有他科斯特罗夫是唯一被医生救活的人吗？并非如此。况且医生们不过是在他身上做了一次医学上常有的大胆而惊人的试验罢了。结果呢，他科斯特罗夫恰似一只生命力无比旺盛的豚鼠、一只幸运得出奇的家兔，在所有接受试验的动物中，他是头一个真正成活的，并且无疑会一直活下去，直到那遥远的（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死亡来临。他活下来了，并且成为本世纪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人物——第一个换

了心脏的人。

不错，在他之前也有过一些先例：不止一次人的心脏在另 外一个人的胸膛里跳动过。但是生存的假象最终都没有变成生命：心脏 跳动持续了几小时甚至几个月，苟延残喘的人就变成了一具尸体。那些人仅仅充当了负荷别人心脏的躯体。只有在科斯特罗夫身上首次出现了奇迹：一个人的肉体同另一个人的心脏结合为一体。是的，奇 迹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至于把他长期留在医院，则不是对他 个人还有什么好处，而是出于科学的需要。然而，有时他总觉得，医生似乎有些担心：怕他精神状态不稳定，不知他能不能带着别人的心脏去独立生活。

“您到底担心什么？”科斯特罗夫直截了当地问医生。

医生似乎早已料到了这个问题，可是又没有想好如何回答。在医生那浑厚、低沉的嗓音里第一次出现了信心不足的岔音：

“您读过丹麦著名旅行家彼得·弗莱根的自传性小说吗？”

“没读过，连这个人也没听说过。”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人放弃了医生的职业，成为极地探险者的故事……有一次，他所在的医院送来了一个严重工伤的工人，为了救活这个工人，医生们苦战了好几个月。可怜的人伤得简直体无完肤，医生们给他缝啊，补啊，一小块一小块地拼合起来。出院的时候，他对运动和空间已不能适应，摇摇晃晃地迈着不稳的步子走出医院大门，走向人世、阳光和生活。全体医生、护士和护理员流着泪给他送行，就像送别的是一个他们重新创造出来的人。可是，就在这个刚出世的亚当横穿马路的时候，哥本哈根当时唯一的一辆小汽车从拐角处飞驰而来，当场把他轧死。年青的医生对自己干的这一行完全灰心了，对那座城市也产生了仇恨，从此离开哥本哈根到格陵兰去了，再没有回来。”

“您怕我也会象他那样愚蠢地丢掉我失而复得的生命吗？”科斯特罗夫问。“无论怎么说，我是决不会死于车祸的。”

“为什么？”医生奇怪了。

“根据概率论，同一颗心脏是不可能两次死于交通事故的。”

科斯特罗夫对自己的“再生父亲”可说是一无所知，仅仅知道他是被一辆自卸卡车轧死的，轧得血肉模糊，死者面目既无法辨识，身

上又没有任何证件，停放在停尸房期间也没人认领。也许这是医院编的一套假话，目的是不让接受移植的人知道心脏是从谁身上取来的。不过，科斯特罗夫总觉得人家并没有骗他。

“我讲的故事您不要光从字面上来理解，”医生说。“危险决不来自交通事故。”

“哦，那您的意思是说来自我自己，怕我头脑发生混乱？”

“您的脑子很健全，可惜您书读得太少，文化水平不高。”

“我真的书读得太少？”科斯特罗夫笑了。

“如果就《所罗门国王的钻石矿》^①这类书而言，那无疑您读得太多了。可我指的是真正的书，引导人认识自己、认识周围世界的书……好啦，别搞什么自我道德剖析啦。世世代代的饶舌家们胡诌了不少离奇古怪的故事，给心脏——这个简单而原始的器官——增加负担；那些神怪故事您统统忘掉。给您作的手术同移植肾脏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终究有一天科学能够移植任何器官，这也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可是就移植心脏来说，您是头一个；您又必须生活在人们中间，而人们往往很好奇，总爱不知分寸地刨根问底，您可别叫他们给弄糊涂了。您要记住：在您胸膛里工作得很正常、跳动得很有节奏的心脏就是您自己的心脏，您得到它是完全合法的，决不要陷入任何神秘主义、任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矛盾。现在您应当开始美好的新生活。您还从来没有领略过做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是什么滋味呢。您要尽可能好好利用您的新生命。您是第一个获得机会从零开始重新生活的人。”

听了医生这番话，科斯特罗夫还是不明白，医生到底担心什么。看来是担心他健康的身体同被疾病长期残害的心理之间会发生冲突。

“我受的教育太少，很难完全理解这一切，”科斯特罗夫心里想。

“我想象不出该用什么字眼儿说清楚这些事。可我也感到的确有某种使人不安的东西，只是我说不出是什么……”

科斯特罗夫从小就爱生病。事实上，他只有在出生后的第一年是

① 英国作家H·亨利（Haggard Henry Rider 1856—1929）所著惊险小说。